

丹凤眼看世界 >>

《大话西游》里有句经典台词：如果非要在这份爱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一万年。那么如果恋爱有保险，你会买吗？近日，网传一种“恋爱保险”引发关注，据了解，这是一家保险公司北京分公司2015年推出的财险险种，需要男方和女方共同投保，一次性支付。如果投保双方在三年后十年内结婚，可凭结婚证申领万朵玫瑰。对此，有人点赞，但更多的人持不同看法，认为把情感作为噱头商业化和娱乐化是不可取的。

也谈恋爱险的性价比

文/郭丹

作为互联网e时代的新产品，恋爱险从一推出就伴随各种争议，当人们对长久爱情的追求从精神世界走入现实、变成金钱形式的物质保障时，似乎就失去了纯粹的美好，理想被物化后只剩铜臭味。这种争议其实正是源于人们对真情的珍惜和呵护，随着物质生活水平和生活节奏的提高，我们心中仍有对真爱的诗意守候。尽管如此，爱情保险固然是一种商业行为，却不一定是对爱情真意的扭曲和亵渎，实际上它的存在空间正是基于客观的社会现实和人们的心理诉求。

首先，爱情保险的卖点不是噱头是现实。虽说爱情二字让恋爱险的营销意味尤其突出，但本质上这一形式与传统保险产品如出一辙，正是由于人们发自内心的重视和不确定性，归根结底仍然遵从从“保障风险”的本质需求。两个人相爱三年，修成正果，当然令人期待。然而，现实社会中的不确定性太多，年轻人婚恋观中的责任感不强，结婚难和闪婚闪离现象同时增多。有数据显示，中国的离婚率连续七年增加。有人质疑恋爱险说到底就是不看好爱情，可又的确是符合社会实情的。

这也是不少年轻人会选择购买的原因，也许其中有尝鲜和跟风的意味，但更多的是表达了他们这一代人对爱情的理解和守候方式，不但考量了年轻情侣对“承诺”和“安全感”的精神追求，更迎合和提供了物质保障。说到底性价比不高、回报率不值、靠不靠谱、划不划算，并不是消费的主要标准，更不会迷信“恋爱险”能为自己带来忠贞不渝的爱情，选择“恋爱险”是一场主要为浪漫的经济行为，购买的侧重点是爱情而不是保险。

而对于推出恋爱险的企业来说，当然也绝不是简单花哨地玩浪漫，推售的目标不是营销是盈利，保的是经济而不是爱情。他们之所以投放“恋爱险”产品，既抓住了现代青年人追求浪漫的心理特征，也契合了当下互联网保险的发展势头，但最关键的是，保险企业对这款保险的盈利预期充满了自信。保险企业断定赔付的概率太低，这就是此款保险的卖点，必然是算准能保持三年的爱情且喜结良缘的比率不高，他们才敢投放“恋爱险”。

坦率地说，个人认为“爱情险”反而具有极大的挑战价值和正面意义，与其说我们用它给自己心理安慰，不如说我们由此形成积极的心理暗示和价值导向，如果我们都能始终相信真爱、坚守正确的爱情观和婚恋观，届时恋爱险估计也就功德圆满、悄然隐退了。

女老师怀二胎凭啥要家长代班

不行就每人交600元

老师怀孕了，学生家长却连带不能淡定！近日，河南省驻马店市第二高级中学的部分学生家长向媒体投诉称，高二某班班主任老师怀孕，学生家长却被要求代为值班，不值班就交600元钱。

老师怀孕，家长来负责？这到底是学校规定还是老师的个人行为？2月7日，涉事学校进行了回应。



[投诉]

老师怀孕家长须“代班”

该校一名学生家长向媒体爆料说，家长需要“代班”或交钱的事，是在此前的学生家长会上定下来的。

“她（老师）在开家长会时，着重补充了一句，说（老师怀孕后）校方没有老师资源，要家长去替代她值班。”这名家长表示，很多家长都被这事儿闹得头疼，不知道如何是好。可值班也不现实，一些家长还要去外地打工，哪能被困在学校呢？

据家长透露，家长值班的话，就是搬个板凳坐在教室后面看学生，时间是从早上7点到晚上10点。

不能值班怎么办？他们随后被告知，不来值班也

可以，但要交600元钱。

这让有的家长心里很不舒服。“你生小孩儿，让大家伙给你拿钱。”一名家长说，“这不是秃子头上的虱子吗？很明显的错误！”

新学期开学第一天，在该班级的教室内，有学生表示，自己已经交了600元钱。学生们说，不管是交钱还是值班，很多家长都不情愿，可是也没有办法。有学生说，不值班也不交钱的，学生不能来班里上晚自习。

[说法]

代班是家长委员会提出的

老师怀孕，家长被要求代行老师职责，这到底是学校行为还是老师的个

人行为？是否符合相关规定？

2月7日下午，驻马店市第二高级中学办公室王姓主任接受河南商报记者采访时称：“这个事情是班里家长委员会的行为。”

他说，开家长会时，家长委员会的家长自愿提出来值班，但有些家长因为打工或其他理由不能值班，心里过意不去，于是主动提出来，拿一点钱给值班的班主任（请人代她值班）。

“所以这个事，是家长委员会的行为，不是学校的行为，也不是班主任的行为。”王主任称，收钱的事由几个家长委员会成员决定后，跟班主任沟通的时候，班主任当时就表态，不同意收费。

班主任如果不同意收费，为何有的学生称已经交费，不交费就不能去教室上晚自习呢？

对此，王主任解释称：“班主任从来没说让学生来班里上课。”

他还表示，家长值班也没有落实。

“家长值班没有意义，学校也不支持这个想法。家长不是教育工作者，在教室里不一定能发挥正面的作用。”王主任告诉河南商报

记者，至于收的钱，学校知道后，已通知班主任，联系家长委员会和家长，把钱全部退回。

[回应]

教育部门：

正在调查落实

二孩政策放开后，很多老师也有生孩子的需要，但因为密集怀孕可能影响教学，个别学校出现了怀孕须排队的规定。老师怀孕如果需要家长代班，是否和学校的相关规定有关？

2月7日，该校办公室王主任称，老师怀孕生二胎，只要是符合政策，学校都允许按照国家法定的假期休满188天，学校从来没有想过什么想法或政策，去限制老师生孩子。

有家长说，值班收钱是班主任老师的要求，而校方却称，这是家长委员会的自发行为。

这究竟是谁的决定？谁是实施的主体？

2月7日，记者联系驻马店市教育局，教育局工作人员称，对老师怀孕家长代班这个事目前正在调查落实。工作人员说，如果证实有这样的行为，肯定会按照有关规定处理。（据2月8日《河南商报》）

■凤眼时评

“女老师怀二胎”生育成本不能转嫁给家长

文/杨朝清

“全面二孩”作为一个利国利民的公共政策，给成千上万的家庭带来了改变。然而，“排队怀孕”也好，“女教师怀二胎家长埋单”也罢，当生育成本不能社会化，女职工生育二胎的正当权利就会受到变相的限制或者将生育成本转嫁给他人。对于家长来说，“代班”或者交600元钱不仅是一种利益损失，也是一种精神伤害。

这是一个尴尬的现实，这是一种纠结的处境。在不少中小学，“一个萝卜一个坑”，女教师怀了二胎，不可避免会影响正常工作。解决的办法无外乎两种，一种是校内其他老师帮着“挑土”，分摊她的教学任务；一种是外聘顶岗教师或者兼职教师，这显然需要增加学校的一笔开支。在性别结构失衡的中小学，女教师“扎堆怀孕”，难免会给学校的

正常运行带来困扰。

教师和家长的关系原本是一种非功利的社会关系，却遭遇了利益化、工具化的浸润。不论是“班主任向家长借钱”，还是“幼师卖童装”，抑或“向学生众筹买车”，一些缺乏社会资本的老师们，向最容易获取社会支持的家长“开口”、“伸手”；这样的角色扮演不仅异化了师生关系、家校关系，也损伤了教师的职业形象和社会认同。

新生命的诞生原本是一件令人快乐幸福的事情，这名女教师却沦为舆论口诛笔伐的“靶心”，成为某种意义上的“替罪羊”。聘请校外的老师需要多一笔额外的费用，倘若学校拿不出来，或许就将压力转嫁给怀了二胎的女教师；女教师生育二胎是正当权利，却又“胳膊拧不过大腿”，又将压力转嫁给家长——家长如果不代班、不交

钱，孩子就不能在教室上课；教师利用身份优势和特权，逼迫家长们妥协和退让。

与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在产假、哺乳假、陪护假等休息时长的设置上远远落后，英国女性职工的产假工资由国家支付给雇主，再由雇主发给员工；而韩国、新加坡等国家，民众一部分生育成本由公共财政分担。由于生育成本尚未实现社会化，女教师众多的中小学承载着巨大的生育压力，导致学校不堪重负，最终在招聘或生育上给女性设置重重障碍。

学校很无奈，女教师很无助，家长们很憋屈，如果生育成本完全由用人单位或者劳动者个体承担，往往会让她们难以承受。对女教师的失范行为进行纠偏固然重要，推进生育成本社会化才能从根本上破解“生二胎之痛”。